觀物篇解

五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靈臺郎臣倪廷梅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觀物篇解卷五

皇極經世十一

明　祝泌　撰

觀物篇五十一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

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

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

者無得而過之亦未始以大爲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者歟

天地在皇極中爲有象之物以物言天地指其體也體必有形而上者道也以道觀物則道在吾心可以盡天地之道以目觀物則目力有限不可以盡天地之體是以六合之外聖人論而不議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此道足以盡天地之理即康節所謂然亦有所盡者也由是則知天之四時

以氣運而生物地之四維以形載而成物然天不獨運而功成于地故有先天之圓圖則其中有方圖也地不自生必始于天故天地之卦合則有律呂動植之圖也惟天包乎地則天當四仲子午卯酉地當四維乾坤艮巽而寅申巳亥四孟四季之交則天地共之而有十六位也體去四之一而用三故時有四而月止於三位有十六而支止於十二者去其交也夫四時運一元之大造四維展厚載之大成天地之所

以爲大也孰得而過之然天雖大而乾乾不息地雖大而順以承天何嘗以爲自得哉

十二辰爻為十六位圖

此圖四仲四季四孟止十有二位循外弦數之却有十六盖寅申巳亥一位各當四方之交而為兩位也皇極爻法皆若此二十四氣爻而為三十六氣氣餘閏餘爻為月有四十日亦類于此

八卦交為十二辰圖

天地之分只是四方四維八極耳數其交則四外有十二亦十二辰位交為皇極十有六位也凡物莫不皆然

四象入十六位之圖

此皇極十六位會于十二辰之序數之運行髣髴如此若太極圖則有横直曲折之妙

天生乎動者也地生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隂生焉一隂一陽交而天之用盡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柔一剛交而地之用盡矣

天地之道隂陽剛柔有動靜之兩儀必有元一之大極康節明天地隂陽剛柔始于太極之動靜與周子所傳太極圖相表裏康節又復窮其爻變推天之隂陽地之剛柔各自相交而生八卦八卦又相交而天

以乾兑離震四卦生西北十六位而後陰陽之用盡焉地以坤艮坎巽生東南十六位而後剛柔之用盡焉雖然是猶天地自交而未至于相交以生物也是故動靜者天地分太極之初四象者天地禀太極之理十六卦者天地達太極之用而用在於交也太極為一一生二為動靜二生四為陰陽剛柔四生八為八卦八生十六為十六位分天分地則天有十六位地有十六位而三十二矣是皆加倍之數也十六有

二者天地各用其一以為體則是用之體也

動之大者謂之太陽乾 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離 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震 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兌 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矣

靜之大者謂之太柔坤 靜之小者謂之少柔坎 動之大者謂之太剛巽 動之小者謂之少剛艮 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矣

自太極之判以陰陽剛柔為天地之用乃體之用也

自陰陽剛柔分太少生為八卦為天地之體乃用之體也今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則主卦言之而天以日月星辰交為十六卦也地以水火土石交為十六卦也此十六卦又各為生物之體則主位言之也太者得氣之多少者得氣之少也日月星辰麗乎天而乾為日者太陽也兌為月者少陰也離為星者少陽也震為辰者太陰也

日月星辰交則日有四位乾夬大有大壯月有四位履兌睽歸妹

星有四位（同人 革 離 豐）辰有四位（无妄 隨 噬嗑 震）而為十六矣非天之體盡于此乎水火土石麗乎地而坤為水者太柔也艮為火者少剛也坎為土者少柔也巽為石者太剛也水火土石交則水有四位（坤 剥 比 觀）火有四位（謙 蹇 艮 漸）土有四位（師 蒙 坎 渙）石有四位（升 蠱 井 巽）而為十六矣非地之體盡於此乎洪範以水火木金土五行為造化之用此於五行有石土而無金木者木為土之子有土而無木母孕子胎也石者金之胞有石而無金子藏

母腹也

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變盡之矣

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以質言暑寒晝夜雨風露雷以氣言質有體所以主變氣無形所以為變日午中而氣熱故為暑月子中而氣冷故為寒十干之星為陽而主晝十二支之辰為陰而主夜皆天之氣也水降

而為雨地氣上騰也火熾而生風地氣旁達也鑽木與磨金敲石皆有火地氣夜升為露星殞有聲而主雷皆地之氣也日月星辰自相交而天之變盡於十六卦水火土石自相交而地之變盡于十六卦是天地之氣凝結在物而有質者有質則有數可窮故變者妙萬物而言非變易也故變為易之神為皇極之用天地以變為用故長久而不息

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

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
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
盡之矣
上言交是天地之氣各自相爲造化也此言感應則
天與地之氣交與動植之物爲造化也日爲火主心
故感物而生性月爲水主膽故感物而生情情膽主
之所之也晝屬星在天成象故感物而生形夜屬辰
分天之次舍故感物而生體用者總物之體言之如

指人指草木是也體者分物之形言之如分手足頭復分枝幹根葉是也雨濕潤而走者趨下是走應於雨也風飄揚而飛者騰上是飛應於風也雷震而木榮露滋而草茂是又木草之所由應也然天以氣感地以質應天之動植自為天之物地之動植自為地之物而未交也下文所言則方見交而生萬物是萬物各有一天地矣萬物各備一天地則物各有一太極可知也

走屬坤感暑乾而變者性之走也乾坤為否感寒兑而變者情
之走也兑坤為萃感晝離而變者形之走也離坤為晉感夜震而
變者體之走也震坤為豫
飛屬艮感暑乾而變者性之飛也乾艮適感寒兑而變者情
之飛也兑艮為咸感晝離而變者形之飛也離艮為旅感夜震而
變者體之飛也震艮為小過
草屬坎感暑乾而變者性之草也乾坎為訟感寒兑而變者情
之草也兑坎為困感晝離而變者形之草也離坎為未濟感夜震

而變者體之草也震坎為解

木屬巽感暑乾而變者性之木也乾巽為姤感寒兑而變者情

之木也兑巽為大過感晝離而變者形之木也離巽為鼎感夜震

而變者體之木也震巽為恒

右寒暑晝夜天也今來唱地之飛走草木飛走草木

遂感而變是天之乾兑離震交于地也為西南人路

十六卦遂為動物之用

性乾應雨坤而化者走之性也乾坤為泰應風艮而化者飛之

性也（艮乾為大畜）應露（坎）而化者草之性也（坎乾為需）應雷（巽）而化者木之性也（巽乾為小畜）

情（兌）應雨（坤）而化者走之情也（坤兌為臨）應風（艮）而化者飛之情也（艮兌為損）應露（坎）而化者草之情也（艮兌為節）應雷（巽）而化者木之情也（巽兌為中孚）

形（離）應雨（坤）而化者走之形也（坤離為明夷）應風（艮）而化者飛之形也（艮離為賁）應露（坎）而化者草之形也（坎離為既濟）應雷（巽）而化者木之形也（巽離為家人）

體震應雨坤而化者走之體也坤震為復應風艮而化者飛之體也艮震為頤應露坎而化者草之體也坎震為屯應雷巽而化者木之體也巽震為益

右雨風露雷地也令來和天之性情形體性情形體遂應之而化是地之巽坎艮坤交於天也為東北鬼方十六卦遂為植物之用

康節前所言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而寒暑晝夜雨風露雷者皆天地造化之氣也繼言寒暑晝夜感物

之性情形體雨風露雷應物之走飛草木是天地各自造化萬物耳故其天卦皆在西北地卦皆在東南未至於交也至是而言天來唱地走飛草木之形皆感之而有性情形體之質又言地來和天性情形體之質皆應之而有走飛草木之形蓋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而有氣則動矣故為動物之卦而在西南至於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而有質則靜矣故為植物之卦而在東北而二者皆天地之交也變化在物者

也皇極之道至是而備矣然則動植之物備天地之變化流布于兩間亦自成體用故律吕聲音各倫十六位之卦者以天地致一而成也天地十六位之卦又各自錯綜以成二百五十六位變化之中又變化而通焉故動植各二百五十六位五百一十二而天與地之二百五十六卦每一卦中含四卦為一千二十四卦可當文王重易六爻四千九十六卦之半而不及于二千四十八卦者又存於運行卦中也

性之走善色（色屬艮火）情之走善聲（聲屬坤水）形之走善氣（氣屬巽石）

體之走善味（味屬坎土）

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

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

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

走之性善耳（屬兌月）飛之性善目（屬乾日）草之性善口（屬震辰）

木之性善鼻（屬離星）

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

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
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
性情形體為天四卦之類類雖不同而交於地之走
飛草木則均善於聲色氣味也走飛草木為地四卦
之類類雖不同而交於天之性情形體則皆善於耳
目鼻口也蓋耳目鼻口所以攝色聲氣味色聲氣味
又從耳目鼻口而出二者雖有氣與質之殊而非二
致故乾日與艮火合而目與色交也兑月與坤水合

而耳與聲交也離星與巽石合而鼻與氣交也震辰與坎土合而口與味交也豈惟在物為然在人亦莫不皆然性情形體人固有之走飛草木則貌可肖之況耳能收萬物之聲目能收萬物之色口能收萬物之味鼻能收萬物之氣非靈於萬物而為人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惟賢人則在於反身而誠苟性情形體一縱走飛草木之色聲氣味反足以感之拘於物而無以異於物矣惟大舜明於庶物不為物所累

所以為聖人雖然性情形體四也而自相交則成十六又交於飛走草木之交則二百五十六矣飛走草木四也而自相交則成十六又交于性情形體之交亦二百五十六矣分於動植圖豈有餘不足哉是知康節之書皆萬物渾然之數非有强合云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

亦宜乎

人為萬物之靈所以異於動植之物者以得天地之全用也暑寒晝夜天之用也而人無不承是氣之變雨風露雷地之用也而人無不受是氣之化所以皆有性情形體以感於天皆象走飛草木以應於地而耳目鼻口在物之善夫色聲氣味者各一而已人則無不該焉康節此篇首明造化之本以及於造化萬物之妙終要於人之得其全以配兩儀為三才之理

如此自昔言大造之化育萬物以及人之輔相天地者不知其幾至於究極底緼整有綱序大無不包細無不具自有記載以來孰詳于此

觀物篇五十二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耳能收萬物之聲聲色氣味者地之四卦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天之四卦萬物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

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人亦人也
此所言者動物則人在其中齊人于物同天覆而地
載人亦物也若聖人亶聰明作元后經天而緯地人
中之至人也人物隨天地生生而化化者前篇備矣
于是復賛聖人之所以異於人為天地立心為萬民
立極妙三才之主宰者夫物之色聲氣味皆為人之
用則人之所以異於羣類者萬物皆備而已萬物非
無耳目鼻口之用曾得其一耳故其體為人之用曰

體無定用者色聲氣味皆變於飛走草木之物故曰惟變是用也曰用無定體者耳目鼻口皆化於性情形體之質故曰惟化是體也曰用與體曰變與化所以交天地而備人物大造之間苟非陰陽迭運否泰相仍則乾坤亦幾乎息矣

有一物之物 世之世　有十物之物 運之世 世之運

有百物之物 運之運 世之會 會之世　有千物之物 運之會 會之運 世之元 元之世

有萬物之物 會之會 元之運 運之元　有億物之物 會之元 元之會

有兆物之物 元之元　為兆物之物豈非人乎 下有圖

有一人之人 世之世下皆與上同分　有十人之人

有百人之人　有千人之人

有萬人之人　有億人之人

有兆人之人　為兆人之人豈非聖人乎 合為一圖

在下及以準頭剥尾之數亦為圖

經世之數四象互變遂成十六位四兩四四也位雖有十六然攷其所以不同只有七數而已故物分七等

人分七品自一至兆而極兆人聖君也億人賢君也萬人方面立功之人也千人牧尹也百人有德與富人也十人有才智之人也一人凡民也然雖自兆而積之尚有京垓秭以至于載極凡十六等共九十七變之數而天下之所常用者至兆而止矣故皇極莫多於大運之分數而止於二萬八千二百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康節外篇所言十六變之數亦止於二萬八千兆今衍天地人之六十四

卦至無極之數者爲之兆也然則兆物之物爲人則
物爲至微矣若以人視聖聖人爲兆人之人也巍巍
乎

人物統於太極圖

元之世 一千 无妄 四千三百二十	會之世 十千 隨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運之世 百千 噬嗑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世之世 千千 震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元之運 一百 同人 三百六十	會之運 十百 革 四千二百二十	運之運 百百 離 一十六萬九千二百	世之運 千百 豐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一百
元之會 一十 履 十二	會之會 十十 兌 百四十四	運之會 百十 睽 四千三百二十	世之會 千十 歸妹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元之元 一一 乾 一	會之元 十一 夬 十二	運之元 百一 大有 三百六十	世之元 千一 大壯 四千三百二十

千人 千物 无妄 當千人千物 元之世	萬人 萬物 隨 當百人百物 會之世	億人 億物 噬嗑 當十人十物 運之世	兆人 兆物 震 當一人一物 世之世
百人 百物 同人 當萬人萬物 元之運	千人 千物 革 當千人千物 會之運	萬人 萬物 离 當百人百物 運之運	億人 億物 豐 當十人十物 世之運
十人 十物 履 當億人億物 元之會	百人 百物 兌 當萬人萬物 會之會	千人 千物 睽 當千人千物 運之會	萬人 萬物 歸妹 當百人百物 世之會
一人 一物 乾 當兆人兆物 元之元	十人 十物 夬 當億人億物 會之元	百人 百物 大有 當萬人萬物 運之元	千人 千物 大壯 當千人千物 世之元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吾不信也

孟氏以射諭聖曰其至爾力也中庸言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與行而曰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知行焉則至者極也物而為至物人而為至人則與太極為一又何以加之哉康節贊聖人者贊聖人之道也

故下文云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世觀萬世者焉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心觀萬心者也視人休戚如已隱憂一身觀萬身者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一物觀萬物者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以一世觀萬世者也

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

者焉
聖人自誠而明誠即天也夫聖人之措意發言舉動
修業豈有心於天哉由其自神自靈自清明自廣大
之心彌綸天地之道而不知其所以彌綸也輔相天
地之宜而不知其所以輔相也於道渾融不間異於
無為之先於事丕應自符契於有為之日意也言也
工也事也聖人且不知其所以聖又安知其所以代
天哉

又謂其能上順天時下應地理中循物情通盡人事者
焉
聖人秉天時行非順非逆無不覆幬匪感匪應曲成
萬物不徇為徇酬酢萬變於事無事一誠感通何思
何慮於斯
又謂其能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時事者
焉
聖人仰觀俯察所以能德參乎天地而為一道歷于

萬世而無弊者惟其心術之精神足以經緯斯世無為而無不為也彌綸天地道之經也出入造化道之權也進退古今道之常也表裏時事行健不息也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理知之矣

孟子言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此見而知之由湯尹之於唐虞文王孔子之於湯文

則聞而知之其聞也豈出於口而入於耳哉聖人以道高萬古後世以理知聖人及其宗主斯道則一也

康節聞道自信自任之篤者也有極高明致廣大之學所以有窮高極遠之書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别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也非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

老氏有三十二天之説佛氏有四大部洲之説言彼

天之中人之脩短物之瑰奇與中土迥不同此康節
所指或人言也辭而辟之不露鋒鋩此不辯之辯
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康節觀物之書探大造於一元之中明開物閉物以發斂之數因陰陽升降知泰否之期皆本一日以知

億萬日本一年以知萬千年心可知而言可道與聖人之所損益孟子之求其故皆一道也非若王衍釋莊之妄不知而言也

觀物篇五十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理天理性天性命天命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

而凝賦之于物各稟太極是之謂理說從觀物來故祗得言太極

人生之初同稟于心是之謂性太極統宗宰制萬有

是之謂命以我觀物則物具此理觀以此性以道觀

物則陰隲為命我盡此性方全天命窮盡至者自明

而誠之也理性命有次第之殊窮盡至有淺深之異

謂以道處理性以天命也

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太極變八卦太極為萬物之本八卦變二百五十六卦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

地亦為萬物（言先天圖已非太極）道之道盡于天矣（天地有氣質非形而在上者然道原出於天故天幾道）天之道盡于地矣（老氏地法天天法道之說）天地之道盡之于萬物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

康節於此章有為而言非泛論道理曰道者指太極先天之一元也曰道盡于天謂先天之圓圖元會運世囊括一元之終始者也曰道盡于地謂先天之方圖天門地戶人路鬼方分化萬物之生成者也曰道

盡于萬物謂既濟圖以律呂聲音之變總攝動植之枯榮也曰道盡于人謂人能備萬物之聲色臭味以究觀天地萬物之理也亘古以來羲皇始畫八卦傳而為皇帝王伯之事業是盡乎人者皇帝王伯也然伯着稱於聖門伯豈能盡民哉蓋當天時之冬律呂所不足之位運歷當無數之時人無全功也

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

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

天者道之大原也聖人者道之主宰也天不可度惟觀萬物之生長收藏則知天之道聖大而能化惟觀萬民之被化教勸率則知皇帝王伯之道然而伯道

不能盡萬民亦猶冬之不能皆生萬物也所以康節尊昊天聖人皆指其極至而又要於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人觀萬人以一世觀萬世由小觀大自約至博自其同而言之則皆此理也自其異而言之則昊天非萬物聖人非萬民一元非一日也然則康節言可以為一道者有若不相似然之意蓋察於人倫舜之所以為大愛無差等墨之所以為異端康節詎得而儕之也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隆汙于其間矣

府者可以大受者也天有四府則無一物不遂於春夏秋冬之時聖人有四府則無一人不化於易書詩春秋之教記曰風霆流形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知乎此則知吾夫子之六經皆天理也嗚呼陰陽升降天有否泰之運禮樂隆汙世有損益之時隆古功成作

樂治定制禮三代而後唐太宗治幾於成康而於禮樂不能無間然則房杜無素學之過也禮云樂云鐘鼓玉帛云乎哉

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

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萬萬為億萬萬億為兆故曰萬之又萬以此見康節之數至兆而止推而上之至於載至於極以萬載為極尊經世者也曰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者四府四經如皇極之元會運世為四象也造化萬物無不自四時行焉綱紀萬民無不自四經出焉天無心於授人而人不不能為天時聖非有心於法天而

天自不能外聖經故曰天人之事當如何哉言蔑以
加於此也然則天之化物以四時聖人之化人以四
經皇極之觀物以四象猶易之元亨利貞四德也
書之虞夏商周四代也詩之風大小雅頌四體也春
秋之元年春王正月四綱也聖人有四經四經之中
又各有四義即元會運世之各有元會運世也況天
地有四維人有四體皆皇極用世之義是為先天之
妙用豈若後之人推論五行而已哉故論五行者則

遺四象論四象者則兼五行五行之與四象虛中與實中而已何也四象以太極為主虛中以象太極五行以中土為本實中以存五土如人之四端仁義禮智而信在其中則信當虛實之位所以人之善端參天四象而配五行也是人之所以為三才也

觀物篇五十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禮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蓋潔淨精微有春運生氣以開物之象疏通知遠有夏敷華大以阜物之象溫柔淳厚有秋備美以成物之象屬辭比事有冬萃聚以閉物之象也夫春風夏雨秋露冬雪聖人以之明四數春易夏書秋詩冬春秋康節以之配四象其歸一揆也

易當元之易者元之元當乾卦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元之會當大壯卦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元之運當大有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

元之世當大壯生藏之謂也

書當會之易者會之元當履卦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會之會當兌卦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會之運當睽卦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會之世當歸妹長藏之謂也

詩當運之易者運之元當同人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運之會當革卦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運之運當離卦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運之世當豐卦收藏之謂也

春秋當世之易者世之元當无妄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世之會當

隨卦嵗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世之運當噬嗑嵗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世之世當震卦嵗嵗之謂也

康節觀物首篇極言天地之造化與易相配而不及聖人到此篇遂言聖經之造化與天相合而平易此聖人得一以為天下正也

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嵗者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嵗者修夫智者

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體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

康節以意言象數論易仁義禮智論書性情形體論詩聖賢才術論春秋所以明四爻之義以分配十六位釐然若不可紊而不相通也然意言象數未嘗無仁義禮智性情形體聖賢才智也仁義禮智未嘗無

意言象數性情形體聖賢才智也（它以序言之）康節特鋪
序其義如此至於十六卦之交而又交則是意言象
數以下之十六義又各十六之可以應二百五十六
卦而古今理亂之由人君出治之迹於心術精神之
運者二百五十六之象矣
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
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伯之謂也
土言四經之理此言四經之時時之四經若不可變

至於大造既交皇帝王伯各雜其道以出治矣所以康節又以仁義禮智性情形體聖賢才智擬歷代之君而於下極論其設施之等差雖然秦漢而下聖賢之君少而庸弱之君多治平之時少而喪亂之時多是純乎三皇之意五帝之言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純乎三王之象斯可矣又雜以五伯之數宜世變愈下古道益高

脩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夏禹之謂也修夫義

者商湯之謂也修夫智者周發之謂也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召公之謂也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威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康節既以易之四義分皇帝王伯之品至此乃以書詩春秋之十二義分帝王伯之道不言皇帝而止及有虞而及周武又及周召之臣似於强合而有深意

焉及三皇與少昊顓帝高辛唐堯則以意言象數配之也兩及周武王則不滿於盡美而未盡善也不盡五伯則為晉悼公承文公之伯也不然是不取宋襄公也雖然修智為周王發則非利仁之智當如禹之行水之智也修聖為秦穆非謂穆公能聖乃中人之可以語上也如周茂叔之所謂賢希聖也夫子所以繫其誓命于書者也湯武均於應天順人而以湯為修義武為修情何也修義為應天修情為順人也周

公兼三王以施四事盡爲治之大綱故曰修形形猶
治象也召公共建成周分陜以西耳故爲修體至於
齊威正而不譎乃謂之修才晉文公譎而不正乃謂
之修賢若可疑焉曰威公之霸基於管仲仲卒而五
公子爭立威公幾於及難孰愈於險阻艱難備嘗之
晉文能紹伯圖於數世者哉
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
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易經三古而翼於春秋之世故曰皇帝王伯易之體
次而書詩春秋可無辯矣夫易該皇帝王伯書不及
皇而該帝王伯詩不及皇帝而該王伯春秋不及皇
帝王而止於五伯則聖人之四府亦有等差矣以四
經爲體以意言象數仁禮義智性情形體聖賢才術
爲四經之用是聖經之精神也精神者心術之微也
時君者心術之精神所自出
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

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
體也者跡也心跡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但有權存焉能通其變則權義舉而皇極立也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
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
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
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
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

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斯之謂歟

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今皇帝王伯分用之要其體則易始於三皇也故證之以三皇也故證之以三皇之道焉皇有皇之皇皇之帝皇之王皇之伯也則意有意之意意之言意之象意之數矣化有化之化化之教化之勸化之率矣今或言同或言異者互文也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遜夫遜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況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唯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者亦以德歸

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

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今以之言皇帝王伯則是祖於五帝也然帝有帝之皇帝之帝帝之王帝之伯也是則禮有禮之仁禮之禮禮之義禮之智也教有教之化教之教教之勸教之率也主五帝而言故證之以五帝之德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

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者也猶借夫名者也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名不以功居利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左衽矣若然則五伯不謂

無功于中國語其王則末也過左衽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于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左衽不敢屠害中原者由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歟

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今以之言皇帝王伯則劣五伯也而伯有伯之皇伯之帝伯之王伯之伯也是

則術有術之聖術之賢術之才術之術也率有率之化率之教率之勸率之率也主五伯而言故證之以五伯之力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

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力者謂之率

夫易書詩春秋各有四用共十六用性情勸率是也康節既各分之令又以易書與詩春秋互釋之是亦明天之體自相交變而已然康節釋十六字之義只以數言耳未盡其實義今請明之意含物性以存乎內言達物情以宣於外象表物形而擬大要數折物體以括庶類是易之四用也仁者聖人之大德禮者

賢人之大法義者才士之善斷智者術士之善謀是
書之四用也率性之謂道故道能盡物之性閑情之
謂德故德能盡物之情與大利爲功功能盡物之形
勤小物爲力力能盡物之體此詩之四用也化主無
爲聖人之事也教主明道賢人之事也勸則以言誘
之有才之人也率則以勢强之用術之人也是春秋
之四用也衡而分之意仁性聖是三皇之道化尚無
爲者也言禮情賢是五帝之德教尚遜者也象義形

才三王之偉功尚政者也數智體術五伯之勢力尚爭者也道則藴於吾心德則得之踐履功則成天下之務力則除天下之害聖人自誠而明者也賢人自明而誠者也有才者能明天下之務有力者能成天下之功是皆易書詩春秋之用而皇帝王伯之辨也易書詩春秋以四變十六如四象之生八卦也性情形體仁義禮智道德功力化教勸率以十六變二百五十六兼地而兩之則五百一十二猶八卦之生六

十四卦也泛而喻之十干十二支相乘為六十甲子
七音十二律相乘為八十四調亦皇極之以四卦變
十六位變二百十六卦也
道德功力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存乎用者也體用之
間有變存焉聖人之業也
康節於前章以意言象數仁義禮智性情形體聖賢
才術分為四經之用而曰用者心也體者迹也有權
存焉至此獨言道德功力化教勸率而曰體用之間

有變存焉權爲人事而變屬天時也聖人之事業則皆由此建立

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權變者上天聖人之大造化非詭詐小術之權變也

觀物篇五十五

善化天下者止於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於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於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於盡力

而已

道者人心之所同禀者也有以表倡於上人斯覺悟於下遂為有道之民是之為善化德者吾心之所先得者也有以儀形於人人斯效法於已遂為有德之民是之為善教國功曰功功在人志有以激勸之而後人知赴功事功曰力力在人情有以糾率之而後人知趍事道德功力雖是皇帝王伯之道然止盡其一端又未以足盡皇帝王伯之事也惟善於化教率

勸而已

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伯矣

揚子雲論舜以孝禹以功若言舜以德為帝禹以功為王也而孟子言堯舜之道左傳言舜有大功二十是舜之為帝不止於有德也孟子言啓賢能繼禹之道劉子言禹明德遠矣是禹之王天下亦不止於有

功也夫道德功力同出於人心道者此心之理也德

者此心之所得也功者此心之妙用也力者此心之

分量也皇帝王伯與天地以有立所以異於庸君常

主者存此心而已隨寓道德功力特皇體自然以是

心而化天下帝則有為達是心而教天下王者則形

於誥命之矣伯者則形於激厲之矣皆達此心也

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

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

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始終隨乎天地者也

聖人四經無非示後世化教勸率之方豈分道德功力是以經天緯地綿歷萬世無弊

張行成曰前篇言易詩書春秋以及皇帝王伯四四之變皆類聚于上者體以生用自同而異如卦氣律呂二圖上卦之類聚也此篇言皇帝王伯以及易書詩春秋之變皆類聚于下者用以成體自異而同如

先天卦數二圖下卦之類聚也夫以道德功力為化
乃謂之皇以道德功力為教乃謂之帝以道德功力
為勸乃謂之王以道德功力為率乃謂之伯者言合
四體以致用其用之所歸宿處各主于一而以道為
化者易之皇當水之日坤之乾也以德為化者書之
皇當火之日艮之乾也以功為化者詩之皇當土之
日坎之乾也以力為化者春秋之皇當石之日巽之
乾也皆謂之皇者因體起用雖有四端其咸歸于化

則皇也類而推之帝王伯皆然以化教勸率為道乃謂之易以化教勸率為德乃謂之書以化教勸率為功乃謂之詩以化教勸率為力乃謂之春秋者言合四用以成體其體之所歸宿處亦各主于一而已以化為道者皇之易當日之水乾之坤也以教為道者帝之易當月之水兊之坤也以勸為道者王之易當星之水離之坤也以率為道者伯之易當辰之水震之坤也皆謂之易者因用成體雖有四端其成歸于

道則易也類而推之書詩春秋皆然大抵觀時論經必原其大綱以求其所止然後變不能亂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化教勸率者用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道德功力者體也以道德功力為化教勸率者從體以起用也所謂體無定用惟變是用聖人之時以應用之變為主也以化教勸率為道德功力者攝用以歸體也所謂用無定體惟化是體聖人之經以立體之常為主也凡卦以內卦為主者地也天

為用地爲體體用之中各有體用則天之天地之天
皆是應變之用天之地地之地乃其立德之體也時
雖無常經則一定是故皇帝王伯以用爲體易書詩
春秋以體爲體或以體爲體或以用爲體二者皆爲
體猶或以用爲用或以體爲用二者皆用也孔子制
一定之經以御無常之時所以皇帝王伯之治各主
其一有時而窮孔子之道獨全乎四無時而窮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

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觀古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

康節之觀物大則極乎天地遠則通乎今古自小以知大即近以知遠由百世之上等百世之下雖有皇帝王伯之時不同而聖人之經不可磨也

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跡辨體與用分心與跡判聖人之事業于是乎備矣

太極動極復靜靜極復動是時之消長也動靜之間陽來而陰往則為泰陰來而陽往則為否則消長之運雖不齊而泰否之相承可知也孔子言夏商周之相因其禮損益可知則治隆而禮亦隆治污而禮亦污其因革雖不齊而損益之相因可知也惟時有否

泰則皇帝王伯四者之時自相乘為十六而聖時之體用分矣惟時有損益則易書詩春秋四者之經自相乘亦為十六而聖經之心跡判矣體用分者謂世出之君以化為體則勸教率為用以教為體則化勸率為用之類也心跡判者謂時君法經而致治以易為化則達于天下者書詩春秋為跡也以書為教則達於天下者易詩春秋為跡也為心為跡者經緯之謂也康節陳其理實明其數也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

四者即前心跡之辨而已大德必得其位天與人與之謂正命世世相傳立長立貴之謂受命應天順人除奬易變之謂改命非所素有適擁而治之謂攝命

正命受命心也改命攝命跡也

正命者因而因也受命者因而革也改命者革而因也攝命者革而革也

堯舜相授守一道因而因之類也禹敷文命而以天下傳之子因而革之類也湯武革命而禮樂相因革而因之類也以智力把持當時盡變帝王之治是革而革之類也因而因之心也因而革之心之跡也革而因之跡之心也革而革之跡之跡也圖有陰陽數有正閏君天下之命也有四四者之不正皆不以道得之者也非天之正數也皇極以運經世自堯至宋興三千餘年百世可知也

因而因者長而長也因而革者長而消也革而因者消而長也革而革者消而消也

此則以數言之矣長而長者乾與坤也長而消者兑與艮也消而長者離與坎也消而消者震與巽也長長如春長消如夏消長如秋消消如冬

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

非五伯之道而何惟時之宜非久行之道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

皆是論聖人之時其迹之在天下者有間故得天下亦有修短之異聖人之經其尊高於世主者有間故命世亦有隆汚之殊吾夫子道經萬世何因何革哉

張行成曰凡經世言一十百千萬億兆之數皆立體

之大經至于隨時盡變長短多少不必皆合其分皇
帝王伯之體之用亦然若乃太極無極數無增損故
外象外數實者有盡內象內數虛者無窮
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仲
尼曰商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商禮所損益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何止于百
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命世之君有四如皇極有元會運世四體以致用也

不世之聖惟一仲尼如皇極之無體主一以存神乎

康節極論聖賢之心跡而歸尊於仲尼如此

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

子貢曰仲尼日月也人無得而踰焉康節曰仲尼天地也億千萬世皆得而知焉仲尼以道經緯天地天地以道主宰萬物一而已矣

夫一動一静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静之間者天地人至妙者歟

動為陽陽與剛同氣静為陰陰與柔同質陰陽剛柔天地之所以生成萬物也一動一静之間則二氣混成不可測識聖人之心術皇極之妙藴也故再言至

妙則聖人寂然不動之心無往而非此極也天五地

六之間無極之妙藴也

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

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其斯之謂歟

張行成曰上二篇以四象分天地萬物之體雖有體

有用而大要為體則外象外數也次三篇以四象分

昊天聖人之用雖有體有用而大要為用則内象内

數也天之四府春夏秋冬爲體生長收藏爲用則太極統之人之四府易書詩春秋爲體皇帝王伯爲用則皇極統之昊天者太極之主仲尼者皇極之主也是故經世衍四象析于十六謂之皇極而專以賛仲尼也

觀物篇五十六

孔子賛易自羲農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删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威文而下自羲農而下祖三皇也自堯

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威文而下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

六經備皇帝王伯之道其體則時政事實其統則如祖宗子孫之傳然六經不取禮樂如五行周流四季而無土四端配四時而無信故先生曰禮樂隆汚其間矣則易書詩春秋之中自有禮樂也賢者理也親

者情也太上貴德尚賢也其次務施報尚親也親則不能如大道之公

嗚呼時之既往億萬千年時之未來億萬千年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耶此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

孟氏言道統謂五百歲而聖人出康節言世統乃取

千五百年何也孟氏論聖人出世之期康節論皇帝王伯之世謂易道之晦而復明爾易始乎伏羲至夏而連山作至夫子而十翼作至康節而作皇極夫十翼雖不主夏易實伏羲之旨也皇極尊發明連山則康節之志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匹夫以百畆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四海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

夫子斯亦不為過矣

張行成曰太極以萬物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皆無之數也此語極好過於揚子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之說皆有極之數也無極無體居大易之上所謂行無轍跡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

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之不脩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已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不得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

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夫人之得富貴有得富貴之道則雖是由天與之要

亦在我有以致之求而不得不能盡其道者也盡其道則至于命是命本在我非是倘來憤己怨人是不知天命也

天下至富也一人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歟是人歟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之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事于其間

哉然而有幸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論人之常富常貴及於天下之至富至貴事雖有尊卑之殊理無大小之異積功累行即得富貴之道此其大者也庸君暴虐即得貧賤之道此亦其大者也至論非有求而然則明君子安天命之旨所以守常分也利天下而為之非知命矣故曰利仁利仁則有幸不幸者所行已非天命亦不知命而謂之幸不幸耳始可語命者謂命果不可以幸得幸失也張行成

曰命者一成不可改而君子以幸語命者立人之道也此一節以富貴繫乎天以成壞繫乎人明天人之分也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商湯以功有天下商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但時無真王者出焉

雖有虛名與杞宋無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即三代之興以證天命之去留由於人事之隆汚而
及於周之東遷者所以明五伯尊王之業周室猶存
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擁虛名而王天下與杞宋傳
夏商之祀一同耳曰但無真王出者傷王道徼而伯
道興也張行成曰周無賢君王室以虛名而臨天下
時無真王伯也假虛名而竊威柄虛而無實道將喪
矣擁以褒功使人知名之有益正以貶罪使人知實

之難誣以正用權權無非正以實用名名無非實則
褒貶以代賞罰春秋王者之事豈曰小補之哉

仲尼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為王國風
春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予非知仲尼者學為
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
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
矣

前言六經之所自始此言六經之所由終經之終皆

在周平王時則皇帝王之道不存吾夫子于是刪詩
定書繫周易所以傳皇帝王之道至作春秋則與五
伯之功以並立爲四爲其有功於天下也
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戎
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爲天下伯者之倡秬鬯圭
瓚之錫其能免乎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
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于
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

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五伯只論晉文夫子乃謂晉文譎而不正何也曰譎而不正所以為伯伯言王道之不純也周自東遷五伯之功迭出然歷世之久與王室相為長久者莫如晉三卿雖分晉韓魏趙尚知存周雖擁虛名然文武之祀不絕虛名猶羊也周室猶禮也羊存而禮存五

伯之功也

張行成曰父子相繼正也禪代征伐假攝皆權變也禪賢變之順者也伐罪變之逆者也伯者之事則幾乎詐矣虛名亂實孔子奚取焉因名以存實因假以圖真亦聖人之權也

齊景公嘗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

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已不亦難乎厥後齊祚卒為田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家者亦猶周之有五伯也韓趙魏之于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專其國田氏之于齊也既得其禄又專其政既殺其君又移其祚其知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寧不思乎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僭王也

不亦陋乎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吴甞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爲事遂復爲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爲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漢所代恃强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宋之爲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恥居其後其于伯也不亦難乎

五伯之業前既論晉矣于是論齊楚吴宋不依時之次而權其功之優劣為序於晉明存羊之禮於齊明履霜之戒於吴楚明力德之辨皆垂訓也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随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

守異故也
燕不預五伯康節乃序于五伯之後蓋始皇之世周之同姓皆亡惟魏齊楚燕在而燕爲姬姓之後倘能退守以待時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業復興自乙亥至於甲午二十年康節又謂延十五六年者指始皇崩之年數也是康節惡秦之暴蓋甚而思周之澤尤深也張行成曰攻而以力取人將必爭爭則俱傷故地小而祚短守者以德懷人將服服則俱安故地

大而祚長此言祚之長短亦係人事不可專責天命也或曰先生之書論數爾毋主人事數可變乎曰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蓋數無不順天之一也有順有逆地之二也逆者可順順者可逆人之三也掛一之著虛一以為用人之三即太極之一上下於兩間者也又胡為不能變易乎是故唐虞命雖革而世愈治幽厲身雖滅而祚益永則堯舜周公用易之力也

自三代以降漢唐為盛秦界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終于始皇起于西夷遷于岐山徙于咸陽兵瀆宇内血流天下呑吐四海庚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大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于秦誓一事其言不亦遠乎

康節以皇帝王伯等歷世之君所論若止於五伯此論秦而及漢晉隋猶謂秦之變古不如後世之甚因

及書終秦誓世謂吾夫子知繼周者秦故寓其意於

定書之終篇康節取之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

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

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

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

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

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

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于善惡而已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曰位聖人亦承天以全其生也以力勝天下憤其不已從遂以殺之為利秦楚之違天悖道宜天下共惡之張行成曰此一篇專論人事盖天人各有分際天定勝人人定勝天先生之書本乎此理夫是之謂易而異乎隂陽家者流

觀物篇五十七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

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
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
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
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
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哉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言帝王
之跡殊耳
康節於舜禹湯文又從而等級之曰時有消長事有

因革夫消長在時則數之屈伸也因革在事則治之隆汚也天人相因未可全泥於數

天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爲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爲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

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

陰陽之升降邪正之勝負有泰否之象進退各以其類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固勢之使然小往則大來大往則小來也然陰陽之升降由大造之翕張邪正之進退由大君之表倡人才不能自為用舍也

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賢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濱傳說築于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爲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於中而矛戟森於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傳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令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命亂傾否人定勝天明哲保身要自有道尹之於夏
季五就五去擇君也終於得君以行其道舜陶於河
濱元德升聞說築於傅巖夢賚良弼非有求於人也
終各得其志於天下盖實舉而名賓之則風虎雲龍
自相際會若聖賢待人而進則抑於利害沮於非人
矣故令聞廣譽自修於身求之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
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

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
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患
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
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
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羣
疑乃亡能自彊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
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

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聖賢當時之變而處勢之難皆自定力中做出來故能濟時定亂以成乎君之德而成乎已之德蓋有定見則有定守有定守則有定力中正剛健伊周之定見也不徇浮議伊周之定守也保正嗣君伊周之定

力也皆出乎至正則吾之自信也篤保定之功循序而成豈可以常情論哉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尚行尚義與尚言尚利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始於決擇之差致天下治亂之殊尚行尚義實誠而已尚言尚利虛詐而已實誠虛詐本不難擇惟世之尚情者衆而盡性者寡故君子少而小人多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利與善之間可不戒哉

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

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義為心之實理利為情之私欲惟其私也故有言者不必有德惟其實也故盡心者必有善行此義利之分求云求無愧於口者思誠也求無愧於心者自誠也求無愧于身者誠之也聖賢之品分焉

觀物篇五十八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於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下於王一等矣

夫子序帝王之書其後終之以秦誓康節言皇帝王伯之後天下之勢愈降愈下列國皆見於春秋之

時而聖人止於徐秦則知漢晉而後又伯道之亡而
變之極也
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
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
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
其如人心未易何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
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
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

可移也而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秦二世萬乘也
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不能
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
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
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
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
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
之耳

觀物内篇多歸之人事而此論漢之興若歸於數者

蓋民之心即天之心即民心歸之而天命與之是知興利除害者大君之事福善禍淫者大生之德大人之相與無非為民生而已矣

日既没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為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

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茍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正與其生于不正孰若死于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乎移矣豈若虚生虚

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與智者不由乎其

間矣

已前皆論應世之君此段論濟世之臣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者之戒也是故捨生易處死難永生易榮生難絳侯梁公定天下之大患而生死無預焉惟不失其正而已

觀物篇五十九

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残去殺誠哉是言

也自極亂至於極治必三變矣三皇之法無殺五伯之法無生伯一變至于王矣王一變至于帝矣帝一變至于皇矣其於生也非百年而何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康節乃謂自伯三變而至皇蓋聖人以道總皇帝而邵氏分為二也然其初不為世道之變遷實言有聖人必歷三世而後還醇此積德百年之數也

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

伯之世如冬如春温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凄如也如冬冽如也

孟子言王伯之民皥皥如驩虞如至康節以四時抑揚皇帝王伯之治象自然升降之辨旨哉

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歳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在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

正由人乎由天乎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於由道一也

張行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陰陽本皆善道豈有邪正乎蓋道無非善者用宗於一天之一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至道有邪正者體立於兩地之二也故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也體無定用用無定體體用相易人之三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

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或曰君子道長
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
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
夫人之論也不知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
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
事正統行正統事僭竊行僭竊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
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
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正統行正統事僭竊行僭

竊事謂之邪道

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焉得而食諸聖人所荅道之正也景公能發明道之失正者也故曰道者所由適治之路也又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蓋可知可行皆適堯舜文王之正道不可知不可行為他道則邪矣古今共一天下陰陽每相稱賢否却相偏則陽一而陰二謂乾每爻一畫而坤每爻

二畫也四象之中元爲善之長而會則屬乎陰矣四時之中春爲氣之和而夏則陰生矣此皆君子少而小人多之驗也張注引變化陽圖爲君子陰圖爲小人則非是

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時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自三代而下唐漢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

亂而亡況其不盛於漢唐者乎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僭竊之道盛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邵以治道歸於人倫之正與失其正蓋契作司徒只教以人倫而已五常之道教之本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觀孟子逸居而無教一段與此言相似

張行成曰一年三百六十闢物數二百四十閉物數
一百二十闢物前之半長數也陽十二日之數主之
後之半消數也陰十二日之數主之閉物之百二十
物數也閏十二分之數主之者陽一而陰二也動植
數各一萬七千二十四乾兌離震分為一百二十八
卦坤艮坎巽分為二百五十六卦者陽大而少陰小
而多亦陽一而陰二也是故五百一十二卦之蓍策
除卦一而與歸奇數合用數得一十四萬七千四百

五十六則三百八十四之三百八十四以歸奇數合
晴數得二十九萬四千九百一十二則三百八十四
之七百六十八也
天地尚由是道而生況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
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況人靈於物
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此言人爲萬物之靈性無有不善能者養之以取福
不能者失之以致禍聖人盡性至命謂之至人亦不

過全此至靈之性耳五十八五十九篇雖是講明道理大槩亦發明大數隱然在其中知其義可也張氏遂引數牽合恐成以道入於術非康節之本旨

觀物篇六十 此下三篇多存張氏解

元會運世合書於先天圖而起冬至者天之體也別書於卦氣圖而起子丑寅卯者地之用也三百五十六位偶之則動植生物之數也至月之變十二日之變三十則太極運行之數也以體言之奇數為天偶

數為地以位言之十六為地去閏爻而十五為天也夫天一地二人三居天地之間承天之氣而布之以生人物是故卦氣圖三百六十六氣候也與二百五十二之運數元會運世共二百五十二各除元之元也律呂圖三百五十二天百六十地百九十二也與二百六十四之物數天百一十二地百五十二也皆藏乎十六位之中也數七者一三五七為天統乎體二四六為地分乎用體則從四故四而四之位位之十六正合乎一三五七之數三而四之為會之十

二正合乎二四六之數也諸數皆以六十四卦之爻三百八十四為體三百六十為用體者地也生物者也用者天也運行者也體數三分去一得二百五十六為體之用用數三分去一得二百四十為用之體而藏閏於中閑物二百四十運是也又十分去三為二百五十二為用之用也

日經天之元（乾當日）月經天之會（兑當月）星經天之運（離當星）辰經天之世（震當辰）以日經日（乾）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

日經月履則元之會可知之矣以日經星同人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无妄則元之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大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兑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革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隨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大有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睽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離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噬嗑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大壯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月歸妹則世之會可知之矣

以辰經星豐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震則世之世可知之矣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一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演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

萬二千四百（此太極闢數也）

天數三地數兩天用地故一乘十二再乘三十以四十二為一變得數三百六十則元之運數也析于三二二位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去其二位則萬有八百者一會運行之年數也（此言元經會於運一會經運為地數自會起用為天數用至至於世也不言運經世人數）地用天故一乘十二再乘三十又三乘十二以五十四為一變得數四千三百二十則元之世數也析於三十二位則一十三

萬八千二百四十當一元生物之數去其三位則十二萬九千六百者一元運行之年數也此元之會運世三位之變數也實分為會運世之元會有十二元以十二萬九千六百月為一元故以兩而變得五萬一千二十運者三百六十之十二也以三而變得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者四千三百二十之十二世運有三百六十元以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日為一元故以兩而變得十二萬九千六百運者三百六十之三

百六十也以三兩變得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者四千三百二十之三百六十也世有四千三百二十九以一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為一元故以兩變得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運者三百六十之四千三百二十也以三兩變得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世者四千三百二十之四千三百二十也先天之數天地互用地以三變者分乎用也天以兩變葢一變爾體必有合四元之變皆至世而止世之外各

有三十之一變焉則年之用也世之世以一辰為一年故其數三十之即一元之辰也每元再變得八千四總四元而三百三十六則天統乎體八變之數也地虛三十之一變為動植之用故動植之通數與一元之辰數會于泰卦而得其半也此數明四位之品得數多寡大小不同是故人物生焉皆有七等也因此十六大位之本數一位各析三十小位而運數行乎其間自元之乾卦以一為一秒而起積三十小位

為一大位歷十六大位凡七變至世之震卦得運行之泰卦數為一運之數在先天方圖即西北十六卦乾兌離震之位也運行太數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三萬六千二萬秒

太極圖

康節書第六十篇全說此圖令入於此以參看之則明矣

一四 乾之震 元之世日之辰 四千二百二十 无妄	二四 兌之震 會之世月之辰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隨	三四 離之震 運之世星之辰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噬嗑	四四 震之震 世之世辰之辰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震
一三 乾之離 元之運日之星 三百六十 同人	二三 兌之離 會之運月之星 四千三百二十 革	三三 離之離 運之運星之星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離	四三 震之離 世之運辰之星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豐
一二 乾之兌 元之會日之月 十二 履	二二 兌之兌 會之會月之月 一百四十四 兌	三二 離之兌 運之會星之月 四千三百二十 睽	四二 震之兌 世之會辰之日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歸妹
一一 乾之乾 元之元日之日 一 乾	二一 兌之乾 會之元月之日 十二 夬	三一 離之乾 運之元星之日 三百六十 大有	四一 震之乾 世之元辰之日 四千三百二十 大壯

極之數日月之變也日以三十而變月以十二而變故陽之分數一分三十陰之長數一長十二天以一包三則十二與三十之變具乎一之中地以二合四則十二與三十及十二共五十四為一變即圖觀其變乾為一始分為天而得十二故以陰之長數十二為陽一分之數也三十分計一百六十秒大有當之為一時十二時三百六十分計四千三百二十秒大壯當之為一月三十日三百六十時一萬八百分計十二萬九

千六百秒（小畜當之）為一月四千三百二十時一千二萬九千六百分計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秒（需當之）為一年三十年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時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分計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秒（大畜當之）為一世十二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時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分計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秒（泰當之）為一運三十運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時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分計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

百十六萬秒履當之為一會十二會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百十十六萬分計二百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二萬秒允當之為一元此陰陽之數一分一長共足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分數者也

以十六位之數列而成圖分為四方西北維東南維各用一數東北維西南維共一數而巳一方又各分為四其數亦然蓋地常晦一位數有十六用者十二

則四位之中用之者三也實用者九則合爲四大位之中亦用之者三也天門四數一與十二與百四十四與三百六十皆生數也猶九疇之一二三四也地戶四數五萬與十二萬與一百五十萬與八千百萬皆成數也猶九疇之六七八九也中之四數皆四十三百二十即世數也猶五之皇極也中數總一萬七千二百八十通陰之合數之半得三會萬物之數一陰一陽各去地之本二百五十六餘三萬四千四十

八即與動植之用數合故曰皇極經世觀物也此篇
四象之數言日月星辰不言水火土石在卦氣圖為
十六者天地之數故以言皇帝王伯也
併載二圖見分數二十五變之用

乾一位八卦當第一變圖

此一變爲三十也後圖則一變爲十二也

四十三百二十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一十八百六千六萬二千四百
小畜 一月 十二萬九千六百秒	需 一年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大畜 一世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泰 運 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三百六千	四千三百二十	十二萬九千六百	一百五千五萬五千二百
二日半 一萬八百秒	一月 十二萬九千六百秒	二年半 三百八十八萬八千	一世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十二	一百四千四	四千三百二十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大有 一時 三百六十秒	大壯 一日 四千三百二十秒	一月 十二萬九千六百	一年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一	十二	三百六千	四千三百二十
二分半 三十秒	一時 三百六十秒	二日半 一萬八百	一月 十二萬九千六百

此數再變三千之得運行之履卦數則以元之元為一會之數矣自元之乾卦以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為一秒三十秒為一位而起者積三十小位為一大位歷十六大位凡七變至世之震卦得運行之臨卦數倍又半之一會之數在先天方圖當東南十六卦則巽坎艮坤之位也

乾至震當十六位圖

此以二分半十二之為一時之變十三億之數為一

秒十二秒則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是
一分三十分為此第一位五千億之數

四千三百二十 中孚 一年 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七十八百二十三億三千六百萬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節 十二年 二兆六千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億三千二百萬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損 一運 七十八兆三千六百四十一萬六千四百九億六千萬	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十四百 臨 十二運 九百四十兆三千六百九十九萬六千九百一十五億二千萬
三百六十 一月 一百八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五億二千八百萬	四千三百二十 中孚 一年 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七千八百二十三億三千六百萬	十二萬九千六百 一世 六兆五千二百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損 一運 七十八兆三千萬億三
十二 睽 一日 六萬四百六十六億一千七百六十萬	一百四十四 歸妹 十二日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億二千一百二十萬	四千三百二十 中孚 一年 二千一百萬億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節 十二年 二兆六千一百萬億三
一 一時 五千三十八億八千四百八十萬	十二 睽 一日 六萬四百六	三百六十 一月 一百八十一萬億二	四千三百二十 中孚 二千一百萬億三

此數三十之得運行之同人數則以元之元之元之元之
元為一元之數足矣乃以律呂圖各三百五十六位
析之陽數當西南天唱地之十六卦則否歸妹謙恒
之位陰數當東北地和天之十六卦則泰損既濟益
之位陰自坤之泰陽自乾之否直卦氣圖元之元之
泰卦而起當元之元之元至同人二萬兆之數愈分
愈少至震之益巽之常直卦氣圖世之世明夷而終
當世之世之世之世其數得八十一萬於天地之卦

數有合有不合者矣是故康節大小運用至同人二萬兆之數大數七細數二十一當卦者十七若列為方圖自元之元至元元之分自分之元至分之分得八十一位盖盡九九之數其用八八之外矣以卦配之分數十七皆當虛位是故日月之變自乾至坤得八十一數實者八八為物之體虛者十七為氣之用大運分數用十七卦當其虛用也夫自積數言之積少為多則東南之數多而西北之數少自分數言之分

大為小則東南之數小而西北之數大是故以十六
位經日月之變則西北得一運之數東南得一會之
數以七等辨人物之品則乾當兆人之人同人當一
人之人也康節世之世用至地卦大畜千萬之數而
大小運用至天卦同人萬兆之數於六十四卦之變
大數十五之中用天之七餘地之八未盡也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
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

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

此明元會運世在運行之時者亦分十六等也人物盛衰係之矣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

二十辰分為四時每時三月九十日一千八十辰一
時又各分四時每時二百七十辰日月皆不可分若以運言
之一運十二世三百六十年四千三百二十月分為
四時每時三世九十年一千八十月一時又各分四
時每時二百七十月年世皆不可分以理論之一元者太極
之一年一運者天之一年也一年分為四時者折一
而四天之體數也一時又分四時各分為三月者所
主在日天之明數十二會運行之數也一時若以四

兩分四時又各分為四時者所主在辰地之暗數十六位生物之數也以分直於卦氣則正數每位十五卦九十爻每爻直三辰總二百七十辰若加閏數每位十六卦九十六爻直三辰總二百八十八辰故正數二百四十卦通閏則二百五十六卦正數四千三百二十辰通閏則四千六百八辰也夫天以三十日為一月總四千三百二十辰當卦氣圖之十二會為一年地以二百七十辰為一時總四千三百二十辰

當卦氣圖之十六位為一年虛體雖加實用無益者天託地以為體而天實主用故辰起於四九會而成於四三地託天以為用而地實主體故辰起於三九而位成於四九其歸一也地數十六一年本當十六月地常晦一故以天三月均為四時而體數之用二百七十也盖用數三百六十者天之用也體數之用二百七十者地之用也天言時地言卦自天之用言之三百六十者者六六也六甲之變也即用成體列為四時

則四九矣體成於三四九之中用其三九以二百七十辰當一月以二百七十月當一世者三十日而各用九辰三十年而各用九月也夫四九與三九之用多寡之數既不同矣而十二會與十六位之總數其歸則一何也曰自體用各分天地異數者言之人之動息無冬夏而有晝夜一日不用亥子丑三辰物之數動息無晝夜而有冬夏一年不用亥子丑三月者以日計則用二百七十分不用九十分以年計則用

二百七十日不用九十日引而申之至於一元莫不然者故地分乎用而用三九也息於夜者用於晝息於冬者用於春用者開物成務之實不用者入神致用之原以用言者四必存一以體言者四無非用故天統乎體而用四九也自體用相依天地同功者言之十二會者天之全用也十六位者地之全體也取一年之辰數以二百七十去之十二月之外復得存本之四數矣故月十二者其辰四九用無非體位十

六者其辰三九體無非用也然而必曰體用云者數無盡用必存其本存本則體也自三九而二百七十者言之以三百六十為體用九十之三存九十之一者地用天為道存天以為體也若自六六而三百六十者言之以三百八十四為 缺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

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哉

言皇帝王伯有十六等當隨時汚隆而取之不可責以羲農然後為皇堯舜然後為帝孔子言自共學以

至與權入道有序也世人於利害之際以苟且為從
權以反覆為達變非也皇帝王伯應治之主也道德
功力時君之業也萬古不能外況孔孟之門止論皇
帝王伯至漢宣始有霸王雜之之說則治體之相交
為用有由來矣康節由地而人言之可識治之隆汙
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

一元在大化中猶一年故先生立大小運數以年月

日時當元會運世也一年大數不過分春夏秋冬一元大運不過分皇帝王伯而春夏秋冬各有春夏秋冬皇帝王伯各有皇帝王伯其治亂不齊而否泰有漸猶陰陽之氣逆順不常也夫有氣象有治象百卉蒙茸萬寶告成春秋之氣象也物極高大歸根復命冬夏之氣象也渾厚和穆為皇帝之治象皞皞驩虞為王伯之治象擬之而不盡言議之而不盡意慨想其端倪其如仲尼元氣也顏子春風和氣也孟子

嚴霜烈日也皆言其象者也康節於皇帝王伯之治
參之以天地之氣象蓋三皇御闢物之世如三陽之
交泰五帝人文漸闡如夏物阜蕃三代禮樂大備萬
寶告成五伯之兵威則肅殺矣
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
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
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
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

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自帝堯至於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強或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五伯之後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

乎

觀物之篇以皇帝王伯爲綱而相交以爲用皇帝之世雖未可考然後世王伯之業相雜而治則皇帝亦有必相交之時漢王而不足則王之伯也晉伯而有餘則伯之王矣三國伯之雄十六國伯之叢則伯之者也而南五代伯之借乘北五朝伯之傳舍爲伯之閏不得伯之統者也唐爲漢之弟則亦王之伯矣隋爲晉之子則亦伯之王矣若江漢之餘波日月之

餘光又失閏而無統者也若秦與五代之治今觀觀

物篇自唐堯以至於國初皆書世首甲子甲午獨秦

與五代不書至是品藻後天之優劣又不及秦乃以

五代爲日未出之星庶民爲星則匹夫之如紂矣我

朝憲天體道如春夏秋冬皆日月推遷之盛時列聖

繼文盡大明照臨之至德咸三登五超乎漢唐之上

時雍太和之象不在兹乎

觀物篇六十一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

隂陽剛柔數者觀物之數也動植二類各布此數於二百五十六位之中物生於地也起於此八十八當震巽之用數四之則三百五十二者四體也去一用三而二百六十四者實用之數也先天圖一二三四生數居左為天五六七八成數居右為地天數用十

地數用十二天中自分天地則一三之陽為天二四
之陰為地地中自分天地則八六之柔為地七五之
剛為天太陰少陽與太剛少剛數皆用十從乎天也
太陰少陰與太柔少柔數皆十二從乎地也云云日
星為在天之陽水土為在地之柔亦無變也震與艮
相易兌與巽相易則變矣故月辰為在天之陰火石
為在地之剛亦有變矣乾離為奇中之奇坎坤為偶
中之偶奇偶之位不變也日星在天而用奇數水土

在地而用偶數亦無變也兌震為奇中之偶巽艮為偶中之奇則變矣故月辰在天而用偶數火石在地而用奇數亦有變也乾兌離震為日月星辰之變數皆用十巽坎艮坤為水火土石之化數用十二者從生成之本數也

陽剛之數十者天五之合在律則十干也陰柔之數十二者地六之合在呂則十二支也十干十二支有未合已合之時有四乘交除之用康節以陰陽屬天

以剛柔屬地然天未嘗無陰陽細論之陰陽中未嘗

無剛柔剛柔中未嘗無陰陽也

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

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

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

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

數一百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

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

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

進者當時而為用必存本是故進陽剛之體數四十為百六十而退四十八進陰柔之體數四十八為百九十二而退四十陰中除陽數陰中除陽數者互存其本皆爻法也如十六位之數每數於七萬五千二百六十四之中除一百七十六者地中存物之四象數也動植通數每數於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之中除二百五十六者物中存地之四位數也亦互存其本

也康節比言爲動植之體數二百六十四而發明之

以一百六十而除四十八則律之聲少徵太羽少羽之無聲者也以百九十二而除四十則呂之水音三位石音七位之無音者也非泛言

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

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

陽剛之體數百六十者聲數十六位每位十聲總一百六十為正律之全數也用數一百十二者十六位中每位有數七聲總一百十二為正律之用數也陰柔之體數百九十二者音數十六位每位十二者總一百九十二為正呂之全數也用數百五十二者十

六位中水音用九火土音各用十二石用五總百五十二為正呂之用數也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者以正律一百十二偏唱百五十二呂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聲之用數也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者以正呂百五十二偏和一百十二律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者為正音之用數也律呂者天地也聲音者人物也律唱呂而聲生故變數為動數而託乎天地呂和律而音生故化變為植數而託乎天

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木草者也暑變飛走草木之性寒變飛走草木之情晝變飛走草木之形夜變飛走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飛走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

本乎地者分剛分柔之謂也夫分隂分陽分剛分柔者
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已上三段與第一篇同在天者為隂陽交於剛柔在
地者為剛柔交於隂陽所謂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隂
與柔交而生肝膽隂與柔交而生腎膀胱剛與陽交
而生脾胃是也盖物得天地之偏人得天地之全王
氷曰人不與萬類同五蟲之中惟人應於納音餘皆
不應故納音主人民灾盖納音由日辰相配而生故

天有八象地有八象而人有十六象者合父母而生子合天地有生人也陰陽剛柔之數用十二與三十者月一變十二而成年日一變三十而成月曆數也十日合而生五聲十二辰合而生六律律數也曆律者天地萬物之本紀故太極亦用之

觀物篇六十二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

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

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
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
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
有辰辰之物者也日日物者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
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
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
星日物者木飛也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
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者缺

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伯民者士商也帝
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王民者農工也帝
伯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
王民者工工也王伯民者工商也伯皇民者商士也伯
帝民者商農也伯王民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商也

此以時君化萬民言太極十六等

飛飛物者性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
飛草物者性體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
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
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體也
草飛物者體性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
草草物者體體也

飛走草木生於地性情形體本乎天是論陰陽太少

之交所以為人之品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
士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禮也
農工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
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
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
商商民者智智也

此則皇帝王伯之感化萬民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從
上所命惟厥由好也經世行四象元會運世各分元

會運世者四而十六之數也性情形體各有飛走草木飛走草木各有性情形體者八而三十二之數也人物各十六品一品分十六品則二百五十六而五百一十二矣先生之書有卦氣圖者天而地也有律呂圖者地而物也自卦氣圖而觀則分四象十六位二百五十六卦自律呂圖而觀則分八卦三十六大位五百一十二小位十二會寓於卦氣圖中而與十六位並行六十甲子寓於律呂圖中而五百一十二

位各具百二十甲子之變數時有消長月有朓朒日

有進退數有正閏上下有順不順奇偶有合不合天

地人物之象之理煥然明白矣

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

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

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

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

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

草草之物千之千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
士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
農農之民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
工士之民百之一工農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
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十

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二之

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

康節變太極一生十二十二生三十正例也今又出

此一十百千之等者所以進皇極之類可學者用晝

民則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踐跡為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

踐形之說自孟子言之迨今論者求於耳目鼻口志氣百骸之間不知此乃人之體非形也何謂形人並立于天地之中配兩儀而為三才植立不倚與物不同之謂形形言其大體則分其細也邵氏今以昊天生物之德昊天養物之功能移之在我而生民養民

為踐形方得孟子形色天命之旨蓋仁義禮智天之所以與我者此是我之形也存心養性無愧於天命則舉斯心而加諸彼盡己之性而盡人之性無負于此形此為踐也苟論四體而不論一性何以謂之大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

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于其間哉是知我亦

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

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也已

只觀康節之論聖人窮高極遠而測深厚如此則於觀物研天下之務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可識其所詣矣

康節先生之書所以名皇極者數起於二中也自秦

火以後河圖用十之數不傳歷漢唐以至于國初凡言數者惟知五為中而已此洛書用九之數也河圖之數其法用十惟傳易者有一圖曾無發明致用之旨又反謂之洛書用十河圖用九晦翁先生已辨正之矣

康節用河圖之十取五為陽中六為陰中由是推四象之變再加三倍而得動植通數九位遂以此九位之數取二百五十六卦推運行卦氣天下萬事無以

踰於此而以先天圓圖為乾坤用六之祖數始終於三百六十以先天方圖為坎離用四之祖數終始于三百八十四去閏者以推天地陰陽之變包閏者以推動植泰否之運故曰人物在天地間當閏餘之數也子槩釋其數矣故序其大吉本於河圖者如此學皇極者須擺落周易大衍之說專以所註皇極之義求之如乾之數不為六而為一乾之性不為金而為火乾之象不為天而為日之類老陰少陽少陽老陰成之數七八九六與

五行生
並不用

康節先生觀物六十四篇演元會運世之變布律呂聲音之交凡六十卷無一言一字為虛文亦無片語隻辭發明義例惟內篇十二總著其槩與外篇二卷雜通其旨非隱而不言也極本無卦亦本無辭用卦用枝榦者假借也以言以義者不得已也其實元會運世之大四時歲月日時之小四時 缺 行相交為用而已以月月星辰天之象配 缺

觀物篇解卷五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莊鮑聰